

子

孟

編 題 寄 胡



貴陽直提稅工作同仁讀書會

劉沛泉贈

行印館書印務商

子

孟

胡寄塵編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渝第一版

(91100.2渝熟)

孟

子 一 冊

渝版熟料紙

定價國幣肆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* 有 所 權 版 *
* 究 必 印 翻 *

編 者

胡 寄 塵

發 行 人

王 雲 五

印 刷 所

重慶白象街
商務印書館

發 行 所

各 地
商務印書館

目次

一	孟子的少年時代	一
二	孟子周遊列國	四
三	孟子的性善論	五
四	孟子的仁政說	六
五	孟子的說話的方法	九
六	孟子學說的宗派及其反對的各學說	一五
七	孟子的晚年及其著書	一五
八	孟子學說和後世哲學思潮的關係	一六

孟子

一 孟子的少年時代

孟子是魯國的公族孟孫氏的後人，因此姓孟。名軻。相傳字子輿，但不可信。父名激公宜，母仇氏（仇音掌）。孟子於周烈王四年（公元前三七二年）生於鄒。鄒本是春秋時的邾國，到戰國時已改爲鄒，就是今山東省鄒縣。



孟子

孟子的母親是很明白教育兒童的方法的，倘在今日，可稱她是一個女教育家。孟子能成爲有名的學者，就是由他的母親教成的。有人說：因爲孟子的父親早卒，所以由他的母親教他。又有人說：因爲孟子的父親遊歷在外，所以由他的母親教他。

相傳的『孟母三遷』的故事，就是她老人家的事情。原來孟子在小時候，他家住在和墳墓相近的地方，常常看見埋葬死人。孟子在遊戲的時候，也就學著掘土埋葬死人的樣子。孟母看見這個樣子不對，於是她就遷居。新遷的地方和街市相近，天天看見的，都是販賣東西等事。孟子在遊戲的時候，也就學着販賣東西。原來在那時候，販賣東西是人家看不起的職業，孟母看見這個樣子也不對，於是她又遷居。這一次，他新遷的地方，是



在學校的旁邊，孟子在遊戲的時候，也就學著『上學』的樣子。孟母看見這樣是很好的，她就在這裏久住了。

孟母送孟子上學，孟子逃學回來。孟母正在家裏織布，她看見孟子回來，就拿了一把剪刀，把將要織完的布剪斷了。孟子問道：『母親爲甚麼把布剪斷了？』孟母道：『我織布和你求學一樣。我織布織了一大半，中途剪斷了，以前的工夫都白費了。你求學在半路中間停頓了，以前的工夫也都白費了。你既不求學，我還要織布做甚麼呢？』孟子聽了這話，便知道自己不是。從此悔過，努力求學。

後來孟子娶了妻。一天，孟子往房裏去，見他的妻在房裏蹲着，孟子嫌她沒有禮貌，回轉來對母親說要驅



孟子見他的妻蹲着

逐她。孟母道：『照禮，你往房裏去，在門外應該先招呼一聲。今你不先招呼，是你無禮，不是你妻無禮。怎麼好驅逐她？』孟子聽了母親的話，纔知道是自己無禮，只好認錯。

孟子求學，他的先生是子思的學生。所以孟子是子思的『再傳弟子』。子思是孔子的孫子，故孟子的學問也是由孔子傳下來的，後來通稱爲『儒家』。

二 孟子周遊列國

孟子學成以後，乃出門遊歷，到過齊、梁、滕、宋諸國，希望那些國君能採用他的政治學說。誰知那些國君都是講『功利主義』的，和孟子所講的『仁政』不同，他們都不喜歡聽孟子的話。孟子只好『不得志』而回來。或說孟子是先到齊國，後到梁國，或說孟子是先到梁國，後到齊國；究竟如何，現在已不可確考。總之，他是周遊各國，終於不得志而回來。

孟子周遊列國而不得志，他的生活當然是很困難的。有一個傳流下來的事，是孟子在齊國時，孟母勉勵他，成就他的志向的故事。這可見得孟子生活的困難，和孟母的見識遠大。一

天，孟子鬱鬱不樂，獨自一個在歎氣。孟母問他爲甚麼事歎氣。孟子道：『我在齊國，國君既不聽我的話，只不過給我一個不重要的位置，讓我拿一點薪水。照理，我應該離開齊國，往旁的地方去。但是我要離了齊國，又怕沒有錢養母親。』孟母說：『你管你去。不要因爲我而改變了你的志向。我第一點，不要緊。』於是孟子就離開齊國去了。

三 孟子的性善論

孟子在世的時候，周遊列國，雖然是不得志，但是他的學說流傳到後來是極有價值的。孟子全部的學說，都包括在孟子一部書中。但原書是零零碎碎沒有系統的。我們把他歸納起來，可分做兩部分：一是教育學說，二是政治學說。但是教育學說和政治學說也是聯成一氣的。我們現在爲着敘述便利起見，依舊把它們分開來說。

他的教育學說，又可稱爲『性善論』。甚麼叫性善論？就是他主張人性本來都是善的。後來的有善有惡，是因爲外來的『惡』把原來的『善』遮蔽了。我們可用教育的力量：在未被遮

蔽之前，努力保證，不要受遮蔽；在已受遮蔽之後，努力把遮蔽物除去了，恢復性的原狀，依然是善的：這就是孟子所主張的性善論。也就是孟子的教育學說。

和孟子差不多的時候，研究人性，主張和孟子相反的，另有一人名叫荀況，通稱爲荀子。荀子的學說通稱爲『性惡論』。他以爲人類的本性，原來都是惡的。衣，食，住等。個個都希望要好的，希望不到，便要爭奪。彼此相爭相殺，鬧得秩序大亂，於是比較有知識的人纔想出方法來維持秩序。這就是所謂『善』了。由此說來：人性本來是惡的，『善』乃是因爲要抵制『惡』而產生的。荀、孟兩家的學說，完全立在相反的地位，但各有相當的理由，誰也不能斷定那個說得對，因此，『性善』，『性惡』兩派的學說，在中國哲學史上成了一個重大的問題，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。

四 孟子的仁政說

孟子的政治學說，又可稱爲『仁政說』。甚麼叫仁政說？就是他主張以『仁政』治國，平

天下。他的仁政大概可分做三步來說。

(一) 以仁養民

(二) 以仁教民

(三) 以仁服天下之心

所謂養民，就是使人民能穀安居樂業，衣食充足。他答梁惠王說：

『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。數罟不入汚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。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。』

他又說：

『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

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，可以無饑矣。』

這些話，都是教國君先使人民安心種田，有飯吃，有衣服着，把生活問題解決了，然後再講第二步。

第二步就是所謂教民，就是給人民受點教育。他答梁惠王說：

『僅「庠」「序」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。』

他又說：

『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。』

這些話，都是教國君給人民受點教育。他的教育是專重德育，而忽略智育，這是和今日的教育不同的。如果這一國能穀養民，教民；而旁的國不能養民，教民，人民受盡了種種災難，自然願意歸服這一國，做這一國的人民。這就是所謂第三步，就是以仁服天下之心。所以孟子說：

『……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，……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，……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，……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，……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。』

接着說：

『信能行此五者，則鄰國之民，皆仰之若父母，……如此則無敵於天下。』

以上『養民』，『教民』，『以仁服天下之心』，就是孟子的『仁政說』，也就是孟子的政治學說。

照孟子的意思，只要國君能設施行仁政，就可以治國。自己的國既然治了，鄰國的人民都願歸服本國，就可以平定天下。更用不着甚麼堅強的兵力，沒有一國能戰勝他的。所以孟子說：

『可使制梃以撻秦、楚之堅甲利兵矣。』

說雖然如此說，但究竟是空話，事實上卻沒有一個人聽他的話。那時候，各國國君所重的，不是蘇秦、張儀等人的外交，便是吳起的兵法。再不然就是商鞅的富國強兵的功利主義。誰肯聽孟子的陳腐話呢！結果是不得志而歸來，著書以傳於後世。

五 孟子的說話的方法

孟子對於教育，對於政治，雖然有他自己獨立的主張；但是他的說話的方法，卻是用的當

時通行的雄辯方法。因為他不如此，便更加沒有人願意聽他的話了。孟子自己也說：

『子豈好辯哉！予不得已也。』究竟，這種說話的方法，他的自身也有相當的價值。我們試看孟子和人家問答的話是怎樣。

有一次，孟子在齊國和齊宣王談了這樣的一回話：

齊宣王：聽說從前周文王的蓄養動物的園囿，有七十里大的地方。不知道是真有這件事麼？

孟子：據說是有的。

齊宣王：這豈不是太大了麼？

孟子：人家還是嫌他太小，並不覺得他太大。

齊宣王：如今我的園囿，不過只有四十里，人民卻說是太大了。這是甚麼緣故？



孟子：從前文王的園囿，有七十里那麼大，斫柴的人也可以進去斫柴，打獵的人也可以進去打獵。文王的園囿，差不多是和人民共有的，人家只嫌他小，不覺得他大，豈不應該！如今你的園囿。不許人民進去。倘然有人打死了那裏面的一隻鹿，和殺了一個人同樣的抵罪。這樣，不但不能和人民共享利益，簡直還是一個害人的地方。人家說是太大了，豈不應該。

又有一次孟子在齊國平陸地方，和平陸大夫談了一回話。

孟子：請問你，假使你的兵一天有三次亂了隊伍，那麼，你是不是要將他們革除了？

平陸大夫：等不到三次！只消有一次亂了隊伍，就要將他們革除了。

孟子：但是你自己『亂隊伍』的時候也就很多了！年歲不豐，你的境內的人民，年老的都餓死了，年輕的都往別處去逃荒，總計有幾千人。這豈不是你的過失！

平陸大夫：天災是無可奈何的，這怪不得我。

孟子：不是這樣說。讓我說個比喻給你聽。今有人，受了人家的付託，替人家牧牛羊。自然要找草給牛羊吃。但是他找不到草，試問，在這時候，他還是將牛羊還給人家呢，還是望着

牛羊餓死？今日你的事情，也是如此。你何不辭了職，將人民還給國君，爲甚麼要望着人民餓死呢？

平陸大夫：是了！是了！如此說來，是我的過失了。

後來平陸大夫將這話說給齊王聽。齊王道：『我做國王，不能替人民想法子，只望着人民餓死，這還是我的過失啊！』

又一次，孟子在宋國和戴不勝談了這樣的一回話：

孟子：你希望你的國王好麼？我且問你一件事。譬如有一個楚國的大夫，想要他的兒子能說齊國話，應該請齊國人教呢？還是請楚國人教？

戴不勝：當然是請齊國人教。

孟子：一個齊國人教他，許多楚國人笑他；雖則每天逼迫他說齊國話，他也說不出。不如叫他兒子住在齊國去，過了幾年，他自然會說齊國話了。這時候，叫他回來，也許已經忘記了說楚國話，雖然逼迫他說，他也說不出來了。現在據你說：薛居州是宋國的好人。倘使在國玉

四周的人都和薛居州一樣，國王就不會不好。倘使在國王四周的人沒一個和薛居州一樣，國王也無從好起。你說薛居州是好人，他固然是好人，但是一個薛居州，對於宋王有什麼用！

又有一次，孟子在宋國和宋大夫戴盈之談了這麼的一回話：

戴盈之：先生主張將田賦減輕，並免去關市之稅。這件事情，一時辦不到，只好略為減少，等到明年再完全實行。你的意見如何？

孟子：我且和你談這些事，我先講一個故事給你聽。如今有人，每天要偷他鄰家一隻雞。另有人告訴他說：『這是不道德的事。你應該不要做。』那偷雞的人道：『既然是不道德的事，我就減少一些，改為每月偷一隻。等到明年再完全不偷。』這樣的人，豈不可笑。既然知道是不應該，就立刻不要做，何必要等到明年呢？

孟子在齊國時，有一次和齊宣王閒談，孟子只是幾句平平淡淡的幾句話，已把齊宣王問得無語可答。

孟子：今有齊國人，將往楚國去遊歷，他把他的妻和子，託他的朋友照應。等到他從楚國